# 夜潮

梁　修

山东文艺出版社

# 夜潮

梁　修

山东文艺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半殖民地的海滨城市——青埠市，我地下党领导革命的艰难曲折的斗争故事。

作品再现了日本在华特务机构“梅公馆”的头子伊藤、大间谍川岛芳子和国民党军政头目的凶残本性和丑恶嘴脸；描绘了一群年轻的革命者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的成长。特别是女主人公楚如心由一个柔弱少女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的艰苦历程，使人得到了人生的启迪。作品同时也重笔浓彩地刻画了党的地下负责人陈天放等人的崇高的革命情操。

这部作品，通过写景状物，展现了旧时代的各阶层的生活面貌，是一幅旧时代的“社会风情画”。

潮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纬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0.625印张　2插页　461千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书号 10331·96　　定价 3.20 元

第一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一

一艘来自北中国海的日本客轮“大连丸”，在避风港被困了两天，起航了。

轮船航行在波涛起伏的海面上，象摇篮似的轻轻地颠簸着，被憋了几天的旅客，三三两两来到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领略已经进入视野的被称为“东方瑞士”的青埠市的风光。

最早来到甲板上的是华东黄海抗日根据地区党委的城工部长兼统战部长陈天放。他是从根据地先去了大连，又转道青埠市的。他已经化了装：留着一抹漂亮的唇髭，高高的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头戴挽沿水獭皮帽，身穿咖啡色毛哔叽皮袍、藏青色西服裤，围着一条考究的驼色厚围巾，看上去既潇洒又气派。现在，他的公开身份是大连宏兴利洋行襄理罗晋宜。他身边跟着一个小伙计模样的青年叫杨小波。杨小波穿一件黑士林布棉袍，戴着三开皮帽，看上去有点儿愣头愣脑，可一双眼睛却十分有神。

陈天放凝视着越来越近的青埠市，那位于城市制高点的圣弥厄尔天主教堂和坐落在海湾里的四季常青的小琼岛，先后映入了眼帘。

“新的战斗开始了！”他心里喊着，舒开双臂，深深地吸

了一口略带腥咸气味的清新空气。

“陈部长！”杨小波朝左右瞥了一眼，凑到陈天放身边悄声说，“咱乘的这条船，晚到了两天，今天已经是元月三日了，同志们能来接吗？”

陈天放望着远处，沉思地说：“他们知道是船误期，定会根据推迟到港的时间来接我们的。”

这时，船已减速前进，汽笛也已拉过一遍。接着，轮船划了个圈子，驶进嘈杂的后海船泊码头。

客轮还在前海时，甲板上便挤满了扛着行李、拎着物件的旅客和跑单帮的小商小贩，都准备抢先下船。因为按照惯例，一年之中，在元旦和春节两个节日期间，各放行三天，火车、轮船、长途汽车都免除检查，也就是免去被敲诈勒索和许多麻烦，所以这几天的车船也就特别拥挤。这次“大连丸”误期两天多，人们自然很着急，都恨不得一步闯出码头去。

陈天放和杨小波夹在人群里，慢慢地往前拥。忽然前面被阻塞了，只听见嘈杂的喧嚷声、怒斥声和叫骂声。船上象开了锅一样，人们都伸长脖颈往岸上张望。

杨小波将手中的小皮箱递给陈天放，小声说：“我到前面看看是怎么回事。”

陈天放怕他不懂得规矩闯出麻烦，说：“我去吧，你在这儿等着。”

“你放心，不碍事。”杨小波不等陈天放表态，便往前面挤去。

杨小波好不容易挤到舷梯口，往岸上一望，小伙子吓得差点喊出声来。原来码头上布满了日本宪兵、便衣特务和中国港警。几只大狼狗伸着舌头，朝人群吠着、跳着，想扑上来。在稍远

的地方，一个腰间挂着指挥刀的日本军曹，正和一个穿草绿色协和服的男子说话。那个男子一边说，一边比划，还不时朝船上望望，就在他一转头的当儿，杨小波看清了那个人的脸。他转头就往回跑，找到陈天放，拉他到就近一间二等舱内，把门带上，急急地说：

“陈部长，码头上布满了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还有我们龙口秘站的那个吕为民。吕为民这小子，八成是叛变了……”

“什么？！”陈天放吃惊地问，“吕为民？你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没错。他虽然换了一身草绿色洋服，戴着黑眼镜，我也认得他。你记得吧？他耳朵根有一块红痣。”

“哦！吕为民……”陈天放思索着，沉吟着，“他或许本来就是个奸细……啊！先不谈这些了，我们还是想办法脱险要紧！”

“怎么脱？两手空空的，连支枪也没有。”杨小波为难地说。

陈天放沉思了片刻，对杨小波说：“小波，进港时，你注意没有？那边停了不少渔船，我看咱们转到后甲板去，趁着现在乱哄哄的，不会有人注意，从后甲板跳水，游一百多米就是渔船，请渔民们帮帮忙，你说呢？”

“看来只有这一条路了。可是，天这么冷，你……”小波的声音有点颤抖。

陈天放拍拍小波的肩膀说：“别难过，冷点没关系。咱们快轻装吧……”

陈天放的话没说完，外面响起了乒乒乓乓的开门关门声，有人扯开嗓门嚷着：“有人快出来！清舱了，清舱了！”

这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杨小波一阵紧张。

陈天放抓起水果篮子，将橘子倒在地上。他向杨小波使了个眼色，然后大声说："小波，快，把地上的橘子捡起来。"

杨小波刚蹲下身，门被推开了。一个歪戴黑色礼帽，短打扮，嘴里叼着纸烟，手里掂着手枪的便衣特务叉开两腿站在门口。

"怎么啦？嗯？你们磨蹭什么？出去，快出去，已经开始检查了。"

陈天放瞥了他一眼，从容地自衣袋内掏出一个烟盒，然后抽出一支烟，在烟盒上磕着，带理不理地说："你不看见在拾橘子吗？"说着又从衣袋里掏出钱夹子，取出一张名片递给便衣特务。

便衣特务跨进门，先瞟了陈天放一眼，又低头看名片。看完名片，他朝陈天放点点头，讨好地说："罗先生，你们拾起橘子，就赶快去排队检查吧，待一会就来清舱，搜出来就当嫌疑分子逮起来。"

陈天放笑笑，说："知道啦，我们马上就走。"

特务转身要走，可是没等他迈出门去，杨小波猛地站起来，冲特务的太阳穴狠狠砸了一拳。特务闷闷地哼了一声，便倒下了。

"啊！"陈天放连忙把门带上，"小波你……"

杨小波顾不上答话，先抓起特务的手枪，端详了一下，插在腰里；又把特务塞到桌子底下，拖过一把椅子挡在桌前。他直起腰，对陈天放说："陈部长，有枪就不怕了。我去收拾吕为民那个狗日的！你赶快离开这里，我不能保卫你了，多多保重。"说着夺门冲了出去。

“小波，小波……”陈天放跟着冲出门外，可是只看到杨小波的背影在过道口一闪，便消失了。

陈天放回身拎起小皮箱，离开了船舱。

他转出过道口，刚刚踏上甲板，便听见三声清脆的枪响，接着人群大乱，岸上响起了“嘟嘟”的哨音，狺狺的狗吠、异国大兵粗鲁野蛮的叫骂……码头上乱作一团。

陈天放放弃了从后甲板跳水的打算，拚力向前挤着，可是舷梯口人群挤成了一个大疙瘩，无论如何也挤不过去。这时，又听见一阵杂乱的枪响，有人嘶声叫着：“抓活的！抓活的！”“太君有令，谁抓到有重赏……”

岸上的宪兵、便衣特务、港警和狗，随着日本军曹的指挥刀，沿堤岸向东追去。

舷梯松动了，陈天放随着人流上了岸。他想弄清杨小波的下落，也想知道吕为民被打死了没有。

他挤到出事地点，从围着的人群的肩头望过去，见一个穿绿色协和服的家伙趴在地上，头边一滩血污。两个受伤的日本宪兵已经上了担架，还呲牙咧嘴地哼唧着。陈天放想近前看个清楚，但有两个日本宪兵和两个港警守着现场，无法靠前。

这时，往东追赶的特务和港警停下了。有人喊道：“奸匪跳海了！奸匪跳海了！”

陈天放不敢在此停留，他强忍着悲痛，随着人流往“卡子门”涌去。

旅客们顺着铁蒺藜围墙排成了长队，可是“卡子门”的“拒马”却严严实实地堵在那里。荷枪实弹的日本海军门卫，虎视眈眈地瞅着旅客，根本没有放行的意思。陈天放将小皮箱放在脚边，掏出烟盒，刚想吸烟，忽见迎面走来一个身穿西

装、外罩大衣的男子。那男子走到陈天放跟前，笑吟吟地说：

“大表哥，你终于来了。我和表妹来接了两天了。”接着，他悄声说：“码头上出事了，刚才港上已经打电话给基地司令部，可能要闭关，咱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陈天放点了点头问：“还有别的出口吗？”

“西面有个便门，装卸工人都从那里出入。我认识他们的头儿，可以从那里出去。我们借了一辆小汽车，杨慷在那边等着。”

“好，马上就走！”陈天放说完，又故意提高声音说：“唉，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放行。附近有厕所吗？”

男子会意地点点头，说：“有，在西边，我带你去。”他拎起陈天放的小皮箱，带陈天放往西走去。

## 二

天空阴沉，飘着雪。雪花落在地上，一会儿便融化得无影无踪。在船泊码头旁边的一根电线杆上，挂着一个木笼。木笼里装着一颗人头。木笼旁的布告牌上，贴着一张告示。

虽然天下着雪，地上也泥泞不堪，可是人们还是把电线杆和布告牌围了个水泄不通。

在人群的外层，有两个男子，一个是陈天放，另一个叫吴竹音。吴竹音也算是地下党的一位老同志了，他的公开身份是“美孚石油公司”的职员。这天，他俩是特地来看木笼里的人头和告示的。

吴竹音伸长脖颈，从人头攒动的空隙中，看着告示上的字。陈天放却死死地盯着木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吴竹音看完告示，脸上闪过一丝嘲讽的神色，回身杵了杵陈天放的胳臂，轻声地说："你快看看告示吧，看了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陈天放向前凑了凑，只见告示上面写着：

今日捕获潜来我市图谋破坏大东亚共荣圈和日中提携、扰乱东亚秩序之匪首陈天放一名。值此强化治安之际，特令枭首示众，以儆效尤！

此布

大日本帝国驻青埠市
宪兵司令
陆军大佐　高桥武夫

昭和十六年①一月十日

陈天放看完告示没说什么，又转过脸去看木笼中那颗年轻的人头。他看了一会，然后心情沉重地对吴竹音低声说："咱们走吧。"

他们走出喧嚣杂乱的码头地带，转向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市街，一直来到海边才停下。

陈天放倚着海堤坝上的石栏杆，凝视着深沉的大海，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天放，那……是小波吗？"吴竹音望着陈天放问道。

"是他。我想，大概是小波跳海后，被打捞上来割头

①昭和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一年。

的。”陈天放难过地说，“小波才二十岁，是个很有出息的小伙子。唉！事情发生在一瞬间，连商量都未来得及。”

“在那个时候，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小波处事当机立断，死得英勇壮烈，真是个好同志。”停了停吴竹音又问：“那个叛徒是干什么的？他怎么对你们的行踪掌握得那么准确？”

陈天放燃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两口，说，

“那家伙原名吕世杰，到统战部后改名吕为民。他‘七·七’事变前在龙口做进出口生意，抗战爆发后，便回家乡务农了。后来，我们要开辟一条龙口通香港的海上航线，通过这条航线，运进药品和医疗器械，输出部分土产品。这样，需要一个熟悉进出口业务的人，县里就推荐了他。他在统战部学习了三个月，当时表现还不错，便派到龙口秘站隆昌号当了经理。这次我和小波到青埠市来，就是从他那里转道去大连的。我们的良民证和去大连的船票，都是他经办的，他自然知道这个底细。他从龙口直线来这里，我们去大连转了一趟，耽误了十几天，这就给他造成了条件。现在看，这个坏蛋本来就不是好东西，他参加革命后的表现是假装的。”

吴竹音点头说：“幸亏及早把这个家伙除掉了，不然会酿成大祸。这件事，杨小波干得漂亮。现在敌人还蒙在鼓里，以为你已经死了……”

陈天放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我们不能把敌人估计得过低。他们虽然挂出了人头，贴出了告示，可难说他们不是搞了个圈套，造成这种他们误认为死者就是我的假象，以麻痹我们，实际他们却暗暗收紧绳索。你不觉得这是敌人在故意制造声势吗？”

“嗯，有这个可能。不过，吕世杰已被打死了，敌人怎么怀疑死者不是你呢？”

“吕世杰是不是真的死了，还需要进一步证实。你就负责了解一下吧。”陈天放掏出怀表看了看。“咱们该回去了，省得杨愫和大娘挂心。”

在僻静的学府路中段，有一座清冷的院落，它那笨重的大木门，因为长期受风雨的剥蚀，几乎看不出原来的红色；挂满干枯的长青藤的院墙也斑斑驳驳，许多地方露出了红砖。大门两旁的藤萝，现在只剩下了干枯的枝藤，扭攀着把门楣封住。在墙外，还可以看见院子里的杨树、柳树、梧桐，光秃秃地在寒风中抖索。

吴竹音在藤萝枝条覆盖着的门边找到了电铃，他按了两下，不一会便听见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接着大木门上的小便门便打开了。

开门的是这家的主人楚妈妈。老人家已经满头白发，脸颊却还饱满，眸子依旧明亮，叠得很深的双眼皮连着眼角的鱼尾纹，显得和蔼、慈祥。

“啊！回来了。”老人家高兴地说，一边把门闩好。“我刚才还和漱洵念叨你们呢！快进来。”

一个仪态大方的女子从屋里出来。她便是老人家说的二女儿楚漱洵。她的化名叫杨愫。她热情地把陈天放和吴竹音迎进屋。

楚家的住屋，是农舍的外表，西式的结构，所以看着简单，住着方便。屋里陈设简单，却是窗明几净。一间不算大的正厅，两边地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盆花。这些花草多是长青

科，所以经冬不衰。北墙边正中的方桌上，放着一只玻璃鱼缸，几尾色彩鲜艳的金鱼，悠然自得地游着。整个屋子里，显得春意融融，生机盎然。这和在街上看到的情景，绝然不同了。

母亲对楚漱洵说："漱洵，你们到西屋说话去。把茶壶拿着，是新沏的茶。"她又吩咐三女儿漱漪说："大站橱里有你爸爸的一套线呢棉衣，都是拆洗干净的，下面抽屉里有一双新棉鞋，拿给你陈大哥换上。"

漱漪笑着找衣服去了。

"大娘，叫您操心了。"陈天放激动地对楚妈妈说。

"一家人哪能说两家话。你们快到西屋说话去吧。我去做饭，你们这会儿也该饿了。"

母亲往厨房走去，四女儿楚如心跟在她身后，说："妈妈，我帮你做。"

这个小姑娘有十五、六岁，修眉俊目，十分清秀，只是好象营养不良似的，过于纤弱。

"你跑了那么远的道，刚回来，歇会儿吧。一会让你三姐来帮帮我就行。"母亲慈爱地望着女儿说。

"三姐怕要有事，还是我帮你做吧。"

"妈妈，我干什么？"小女儿漱淙见只有她没事干，急急地追出门外问道。

"你吗？"母亲回身望着她说："收拾桌子，摆好椅子，准备吃饭。"

"好！"小漱淙欢天喜地地跑回屋里……

晚上，楚漱洵送走了吴竹音，回到陈天放的房间，见他正

在一只古老的书橱前翻看着一本线装书。她过去看了一眼，说："那是我父亲抄的。他闲得无聊，抄书消磨时间。"

"是老伯的手泽，好漂亮的小楷啊！"

"写了一辈子字，也没成什么名堂，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成天发牢骚。"

"在现社会中，敢发牢骚也是有识之士。"陈天放把书放好，回身坐在写字台前的藤椅里，问道："老伯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去年春天，差两个月一年了。"

"噢……当时你还在区党委吧？"

漱洵点点头："我正在'抗大'学习。"

"那么现在只有你教书的收入，生活够拮据的了。"

楚漱洵抬眼望着陈天放，说："我父亲去世，对家庭经济影响不大。他生前不会过日子，事变前在电报局当职员，月薪五六十块钱，可是他见了喜欢的书画，不吃不喝也要买来，要不是我母亲省吃俭用积攒了几百块钱，他可真是两袖清风了。日本鬼子来了，他便辞职了，一直闲着。我父亲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黎方宇，受一个美国牧师的委托，经管着一家私人医院。他劝我母亲把那点微薄的积蓄放在那里，每月从他那里拿三、四十块钱，算是红利。当然这不过是人家照顾我们的借口，要不我父亲不会接受别人的接济。我们住的这所房子也是黎方宇的。他借给我们住，不付房租。这样七凑八凑，生活还过得去。要说我那点薪水……"她笑笑，把话咽了回去。

陈天放知道楚漱洵咽下的那些话所包含的意思，因为组织上经费困难，在敌占区工作的同志，有职业的大都把薪水充当了活动经费，自己过着清苦的生活。

“九点多钟了，你休息吧。”楚漱洵起身要走。

陈天放做手势止住她，说：“你再坐一会儿，咱们聊聊。”

楚漱洵看看他，重又坐下来。

“杨愫同志，”陈天放沉了一会说，“昨天竹音陪我到于嘉那里去过，于嘉正和几个同志盘算到敌人军火库去偷枪。这件事你知道吗？”

“他没对我们说，可我知道这件事，是竹音告诉我的。”

“竹音？于嘉对他说过？”

楚漱洵摇摇头，停了一会说：“于嘉路过竹音那里，在那里喝了几杯酒，有点管不住自己的嘴，就兴高采烈地对竹音说，叫他注意听爆炸性消息，他要老虎嘴里拔牙。”

陈天放燃起纸烟，吸了几口，望着楚漱洵说：“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我……”楚漱洵低下头，讷讷地说，“他没和我们商量，所以……我没考虑这个问题。”

“让我给制止了。”陈天放说，“搞那么几支枪，不定要付出多大代价。一两支枪在敌人算不了什么，而我们却暴露了。这有什么意义呢？白区党群工作应是扎根于群众之中，扎扎实实地去宣传、教育、组织群众，积蓄力量。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呼呼隆隆，盲目地搞暴动，搞飞行集会。‘左’倾冒险主义的亏，我们吃得不少了，早该吸取教训了。另外，根据你们初步谈的情况看，组织关系也比较乱，纵横交错，互相牵扯，这是不符合秘密工作原则的。一旦出事，就牵连一片。所以，我想就从整顿组织开始，展开工作。你看怎么样？”

“好，好！”楚漱洵连连点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